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上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黃履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楊完何洵直孫諤充檢討官先是手詔講求郊廟奉祀禮文訖昇宜令太常寺置局仍差定禮官數員及許辟除官屬討論歷代沿革以考得失故命襄等已未提點南郊事務向宗儒乞自東壝門內布黃道至望燎位下禮院詳定闕報入式從之 閏正月甲申詔編修明堂式所併歸提點南郊事務所 二月庚戌詳定禮文所言有事於南郊薦饗景靈宮朝饗太廟大享

皆踵唐禮至於壇壝神位大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
代之制若槩以先王之禮固已不同必兼用歷代之制則
其間情文訛舛甚衆蓋有規模苟略而因循已久重於更
制者有事出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爲法者謹先具一二奏
陳恭俟詔勅以爲體式詔詳定合更事以聞　七月癸酉
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太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
者帝牛必在滌三月所以致其嚴潔誠通於神明也今既
無三滌繫養之法每於祭前三月市於民而有司滌養不
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
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關察從之　丁丑詳定禮文
所言舊南郊式車駕出入宣德門太廟櫺星門朱雀門南

黃門皆勘箭熙寧中因參知政事王珪議已罷勘箭而勘箭之式尚存春秋之義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當動天行無容疑貳必使誰何而後過門不應典禮考詳事始不見於開寶禮咸平中初載於儀注蓋當時禮官之失伏請自今車駕出門罷勘箭從之　二月癸丑詔自今親祠太廟焚冊於南神門外其郊祀圜丘飲爵奠而不酹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別植筍椿一綱青繩三重以為限域　九月戊子詳定禮文所言伏請親祠圜丘惟天子升中陛及從升之臣依舊外其司徒祝史當升東陛若有司攝事則太尉亞終獻亦由東陛升降庶得禮意從之又言伏請自今行禮亞獻終獻公卿祝史並由西陛以應古

義景靈宮亞獻終獻及司徒司空升降東階亦乞改正詔詳定所再參詳又言臣等徧考禮經無臣子升降阼階阼階天子踐而行事非臣子所得升降其贊衛臣僚從君升降者旣從於君自當由阼從之 又言乞據禮改正春祠夏礿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罍六秋嘗冬蒸用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二罍六大祫從鄭衆說用虎彝一蜼彝一大尊四山尊六罍六爲十八尊禘享如祫但減山尊二爲十六尊以本周禮從之 己丑言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祼鬯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之餘也欲請祀南北郊先行升禋瘞血之禮至薦奠礼畢即依舊於壇次燔瘞牲幣之屬則始終

之禮備矣又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胙則於禮爲非伏請自今親祠惟皇帝飲福受胙以尊受祉於神然後賜胙自下以示均福之義其賜胙及有司攝行事進胙於天子自如常儀從之 十一月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米飾單合皆不同令羣官助祭服一以緋白羅爲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乞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二年七月戊寅樞密直學士錢藻言五帝壇宮隘狹敵陋望祭殿宇不嚴執事之人寢興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無吉蠲之室以待薦羞疲老之兵肩祭器於道路尤爲褻慢下禮官院請增五帝齋宮殿四旁立紗子禁人非時升降別建

神厨饌庫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齋宮餘數藏太常以備他祀並從之詳定禮文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乃擇日而薦非也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即仲春獻羔開冰季春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登穀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是也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以謂漢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視詩禮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删定孟春薦韭以卵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穄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

季秋嘗粢蓋以兎以栗孟冬蓋以鴈仲冬蓋以麏季冬蓋
以魚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伏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餘
乞依葺形五禮精義所說但設神座俟寢廟成薦新於寢
庶合典禮從之詔王鮪闕以魴鯉代　八月戊午太常寺
言奉詔祠祭以法酒庫內酒坊酒實諸尊罍以代五齊三
酒今法酒庫曰供御曰祠祭曰常供內酒坊酒曰法糯曰
糯曰常料各三等糯酒常料酒止給諸軍吏工伎人以奉
天地宗廟社稷恐非致恭盡物之義乞止以三法酒及法
糯酒奉祠祭從之　三年五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者詳
明堂者王者之堂所以上事天下治人也其地在夫國之
中王者嚴父配天於此而月吉以聽朔焉故孝經曰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禮記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蓋爲五室十有二堂月令所謂青陽明堂太廟總章元堂各有左右个天子分十二月居之而考工記匠人云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赤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赤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赤凡室二筵鄭氏謂世室廟也重屋路寢也夏舉宗廟商舉路寢周舉明堂互言之明周制也自漢武帝始作明堂出於詭說以茅蓋之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違經背古其後議者紛紜至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蓋已不勝其誕

矣本朝親祠明堂寓於大慶殿大慶路寢也然非明堂其有司攝事亦寓郊邱其五室十二堂九階緣後世不即以聽政及修廣之度謂宜量時增損取適於世　又言祀帝於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堂以人道事之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故事禮院參詳昊天上帝配帝各用犢一羊一豕一五帝五人帝用犢五羊豕各五皆未應禮臣等看詳禮以角繭栗謂之犢角握角赤謂之牛犢者誠慤是以小為貴故凡犢則特薦之所謂祭天特又曰用犢者貴誠非可與羊豕相參也若牛與羊豕各一則謂之太牢宗廟賓客俱用太牢是也今來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伏請各

用牛一羊一豕一

禮文兩事皆無月日又未知從違更須考詳

六月庚子詳定禮文所言案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注球美玉或謂之大圭其實一也大圭之制以周禮考之則長三赤以西魏隋唐考之則長赤二寸乞朝廷揆玉之有無制之從之又言皇帝親祠至罍洗奠玉幣飲福皆云搢鎮圭此既非笏不當搢之伏請改為奠鎮圭其盥手飲福謂宜使人接圭又言天子奉祀執鎮圭者其贄也搢大圭者其笏也禮見於所尊奠贄而不授伏請自今皇帝親祠郊廟搢大圭執鎮圭每奉祀之時既接神再拜則奠鎮圭為贄執大圭為笏所有儀注皇帝搢鎮圭蓋沿襲之誤

乞從改正詔候製到大吉日施行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今儀注凡享大廟但有三牲骨體俎而無腸胃膚俎不應古義伏請於三牲骨體俎之外加以牛羊腸胃俎一豕膚俎一所有牛羊腸胃其數各三其長皆及俎俎離肺各一小而長午割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各三與腸胃共為一俎其載之次序以離肺在上端刌肺次之腸胃在下端豕膚為一俎橫載令其皮革相順從之　又言伏請自今郊廟薦腥解其牲兩髀兩肩兩脅并脊為七體左右胖俱用其載於俎則以兩髀在端兩肩次之兩脅次之脊居中皆進末至薦熟洗肉於湯止用右胖髀不升其十一體在俎之序則肩也臂也臑也正脊也脡脊也橫脊也代脅也長

脅也短脅也膊也骼也依此設之肩臑在上端膊胳在下端脊在中央仍合以半爲腥俎半爲熟俎腸胃膚俎亦然從之　七月甲戌詳定禮文所言鹵簿所用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有司乃取方士之說繪爲人形於禮無據伏請改製著其象以則天文從之　又言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說者曰百姓王之親令誓百官於尚書省誓宗室於中書於禮無據伏請戒百官於廟堂戒宗室於太廟從之　又言祭祀時刻令參酌秋夏即用丑時一刻春冬即用丑時七刻行事至明皆十五刻庶合舊禮不至迫遽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看詳鹵簿記公卿奉引第一開封令乘軺車次開封牧乘革

車隼旗次太常卿乘革車鳳旗次司徒乘革車瑞馬旗次
御史大夫乘革車獬豸旗次兵部尚書乘革車虎旗以臣
等考之皆爲非是謹案周禮巾車職曰孤乘夏篆卿乘夏
縵大夫乘墨車司常職曰孤卿建旜大夫建物儀禮覲禮
曰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則縣令五品秩比大夫當乘墨車
而建物牧比諸侯當乘墨車而建旂太常卿古春官卿當
乘夏縵而建旜司徒令三公當乘夏篆而建旜御史大夫
三品秩比卿兵部尚書古夏官卿皆當乘夏篆而建旜伏
請公卿巳下奉引先開封令奉引乘墨車建物次開封牧
奉引乘墨車建旂次太常卿奉引乘夏縵建旜次司徒奉
引乘夏篆建旜次御史大夫奉引乘夏縵建旜次兵部尚

書奉引乘夏縵建旃所以恭備周禮九旗之制貼黃稱禮經不著三公所乘車所建旗又偏駕不入王門諸侯朝乘墨車今約孤乘夏篆建旃之文定司徒之制從之仍令疾速講求車旂旗物制度以聞　八月辛卯朔詳定禮文所言明堂昊天上帝禮神之玉當用蒼璧今用四圭有邸伏請改用蒼璧禮天其有司攝事五帝亦乞依大宗伯禮神之制陳玉各放其方之色從之　甲午詳定禮文所言乞親祠景靈宮太廟伏請設御洗於阼階東南當東霤皇帝立於洗南北鄉盥侍臣奉槃者東面於庭南奉匜者西面於槃東執巾者亦西面於匜北諸祀祭并有司攝事並準此從之　甲辰詳定禮文所言今禮皇帝飲福乃古之受

缺而儀注則以内臣酌酒授侍中侍中跪進皆無所本伏請改命太祝從之　又伏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庶合禮從之

壬寅曾肇言臣昨與張璪等申中書請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又禮官趙君錫等亦别具狀請唯以配上帝君錫等以謂上帝者一帝而已舉中書批下二狀奉聖旨依趙君錫等議施行　九月癸亥詳定所言國朝衣服令乘輿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則與虞書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書之文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

章在衣繡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詔送禮院　四年四月戊寅詳定禮文所伏請凡祈禱郊廟社稷皆用少牢從之　六月己巳詳定禮文所言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羣臣莫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掃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爲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孝恭盡於事祖故凡奉神

之物雖無所用而不敢忽伏請凡奉神之幣皆埋之西階
東冊則藏諸有司之匱從之　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室
帝后一體故禮有鋪筵設同几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祝
以明天地祈合之義近例凡告及祈報惟出帝主而不出
后主殆與同几之文異矣今來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
牢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更不出從之　九月甲辰中
書言前奏禘祫年數差互熙寧八年禘祫併在一年奉旨
送詳定禮文所再參詳臣等謹按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
追享朝享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史以書敘昭穆
之俎簋然則朝享及昭穆皆祫之謂也魯文公二年有事
於太廟躋僖公而公羊穀梁傳俱以為祫是祫之義存於

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也左氏之說則禘有而無祫祫之名見於禮記若止據夏商而言則曰祫禘烝嘗若通據三代而言則曰祫祭於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其行禮相距之年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則曰前二後三謂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春秋書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皆因事而書其不書者可以逆推知僖宣當於二

年喪畢而祫三年禘六年祫八年乃禘禰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爲有據然自唐開元六年以後禘祫各自數年不相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後驟爲三祭舛誤爲甚本朝慶厤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近歲又以二祭年數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伏請自今十八月而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頻事神不瀆及據禮院檢會禮傳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昨熙寧八年四月行禘享十月行祫享元豐元年十月行祫享三年四月行禘享今年十月當行祫享謹按公羊春秋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蓋漢魏故事唐

貞觀以後並用此禮開元中禘祫之年不相通數禮官既覺其非乃用徐邈之說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合五年再盛祭之說此最為得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年數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所謂一歲再序也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是比年頻祫復踵前失今欲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一祭當是五年冬祫詔依見行典禮又言禘祫不當廢時祭從之　壬子詳定禮文所言古者下宗廟欲乞親祠大輅入太廟西門近廟南門即降輅步入廟少東升輦就大次仍自今羣臣奉祠並於西欞星門外下馬從之　又

言謹按禮曰冬日至作樂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又曰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古者祀天奏樂於圜丘升煙於泰壇並以降神設饌在地所以祭之故崔靈恩云燔柴升煙取因高之理正祭之時皆於地上故馬昭高堂隆等親近鄭義以對王肅皆云祭天不在於壇後世作壇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禮之正臣等欲乞更令之壇以爲圜丘奏樂其上而於丘南設饌於地以行正祭庶合禮經有以下爲貴者且明尚質之義臣等雖稽古制謂宜如此然郊丘大事乞以聖意裁之不從　十月戊午詳定禮文所言天道遠而難致尊而難親以其遠

而難致也故常以神道致之以其尊而難親也故常以人事親之易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人道親之也禮曰郊血神道致之也本朝郊禮薦熟之外不設血殊爲闕禮伏請南郊先薦血於座前盛以槃次薦腥次薦熟并北郊準此仍先瘞以致神從之

又言者詳祠祀嘗烝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成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多文詞爲祠而王弼以禴爲祭之薄何休謂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故曰烝故禮以嘗爲大嘗周禮以烝爲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口享禮料無祠禴嘗烝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座其籩豆于常數

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豈約各因其時以應古從之　又言
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
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
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
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
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
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
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
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
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

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已未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血

祭祭社稷五祀社常對天神而不言地祇者社者神地之
道言社則地道可知故其神屬于地道者祀皆爲陰祀然
而陰祀必以血爲歆神始者血者陰幽之物陰祀而用陰
幽之物所謂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是以類求神之意
也今祭社稷儀注不用血祭皆違經禮伏請社稷以埋血
爲始從之　又言古者祭社君南向於北牖下所以荅陰
也今社壝內不設北牖而有司攝事乃設東向之位於禮
非是伏請大社壝內設北牖以備親祠南向荅陰之位其
有司攝事謂宜立北牖下少西從之　又言謹按周禮少
宰之職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小宗伯之職凡祭祀以時
將瓚祼蓋孝子之求神有於陰而求者以其形魄歸於地

故於陰而求之凡祼是也禮記曰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求諸形䰟之謂也今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謂宜先灌而後作樂從之　又言宗廟之有祼鬯焫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所以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順為不經按韋彤五禮精議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朴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氣自然示天至恭合質陽之義北郊請用口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事郊廟明堂罷服妝帶一用古典至於上香乃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以祼鬯焫蕭之比則令既上香而又祼焫求之古

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于
禮文無日月從違當考今附先灌後作樂下
又言古者郊廟助祭之臣皆親疏異等貴賤異位主客异
儀華夏异制然後禮容不亂而君道益尊故儀禮特牲饋
食禮有門外之位以省事有堂下之位以行禮者在西貴
者在北賤者在南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主人在東衆賓在
西而明堂位四裔之位皆在門外諸侯之位皆在門内皆
不可得而易也國朝之制天子親祠南郊亞終獻及百官
統于至尊之後而公卿與分獻執事之臣獨在内壝東門
之外人太廟明堂公卿在東宗室在西皆無親疏尊卑之
別伏請親祠南郊設助祭公卿位於亞終獻之南設分獻

之官位於公卿之後執事者又在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設亞終獻位於階東設宗室位於其後皆西向北上設助祭公卿位於階西文武百官於其後皆東向北上設蕃客位於門外隨其方國貼黃稱檢會開元開寶禮及本朝儀注親祀圜丘明堂即無宗室立班位詔禮院新定朝會圖及行禮地步叅定聞奏　因又言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織帛以明功德所致雖丹漆竹箭之微必具以明具天下之財具餘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致良以土地人民皆祖宗生成之所致故以具治功之美致於祖宗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皆不本之先王

之經訓有司奉行充其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未嘗陳之於太廟良爲闕略欲乞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仍以龜爲前列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爲後從之　又言國朝沿唐制以太尉掌誓戒太尉三公官所謂坐而論道者非掌誓之任伏請親祠命吏部尚書一員掌誓戒刑部尚書一員涖之詔掌誓戒用左僕射闕即用右僕射　又言祥符八年始命司天監二員分獻自後人命它官攝司天監行事日官既非習禮事神之司又假其官名以行禮殆非禮意伏請應以司天監分獻者並改差禮官又言唐六典以侍中奏中嚴外辦及解嚴等語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佐天子統大政凡軍國

之務與中書令參總焉自唐以來謂眞宰相非復秦之丞相史漢魏掌御物之任也伏請奏中嚴外辦以禮部侍郎奏解嚴以禮部郎中並從之 詳定禮文所言丙申詔書季秋祀英宗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又請孟春祈穀孟夏大雩惟祀上帝止以太宗配亦罷從祀羣神以明事天不二 又按禮雩壇當國南今寓圜丘非是乞改築從之 又言古之王者行則嚴羽衛處則厚宮闈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壝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則有凡殿本朝沿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

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
詔送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
此乃十八日聖旨實錄不載今特著之元符齋宮修甚
或由此始
又言謹按儀禮曰嗣舉奠又禮記曰登飲獻受爵則以上
嗣尊神之道則知古者生嗣本爲宗廟神明擁佑故當顯
相人主虔恪禮事以報神靈之貺然後舉奠而飲以明上
受祖宗錫羡無疆之休下示尊崇正統之緒臣等歷選前
世奉祠宗廟雖有皇嗣侍祠之儀而未有舉奠之禮欲乞
將來親祠太廟既祼之後太祝以篚爵奠鉶南俟皇帝正
祭受嘏訖命皇嗣舉奠以明上受祖宗錫羡無疆之休下

示尊崇正統之緒從之　又言古者陸祭令無之誠爲闕典伏請增脩儀注仍藉以白茅從之又言祭祀之禮神有尊卑故禮有隆殺德有大小故物有厚薄惟其稱而已天神尊故以神道接之社稷五祀卑故以人道接之以神道接之則貴遠人之物故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爓次薦熟以人道接之則貴近人之物故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至於羣小祀則又其卑者故薦熟而已禮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非作而致其情此有由始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至敬不貴饗味而貴氣臭是也近世社稷五祀不薦熟皆未應禮伏請社稷五祀先薦爓次薦熟四方百物宮中七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薦熟從

之　又言祭祀之有樂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庶幾求神而得之也周禮大司樂凡天神地祇四望山川祖妣皆分樂而風師雨師所以發生萬物司中司命司人之禍福功亦大矣豈可無樂以降格神靈說者曰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者是其樂師之職曰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說者曰小祭祀也又舞師之職曰小祭祀不興舞說者曰宮中七祠則無舞小師職曰凡小祭祀鼓轅所謂小祭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是也既已奏鐘鼓轅則是有樂明矣伏請特詔有司祠司命風師雨師用樂仍製樂章以為降神之節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神宗皇帝

詳定郊廟禮文下 禮部等議附見

元豐四年十月甲子詳定禮文所言謹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所謂周人尚臭升煙以報陽也煙陽之氣也陽祀而用陽之氣以求之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亦各從其類也近古惟親祠昊天上帝燔柏柴外其餘天神之祀惟燔祝板瘞為闕禮伏請天神之祀皆燔牲首所有五帝日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靈星壽星並請以柏為柴升煙以為歆神始　又言熙寧祀儀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

神州地祇牲用羊豕春分祀高禖用犢與羊豕各一春秋祈穀社稷用羊豕各二謹按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氏云小祭祀王元冕以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唐韋彤五禮精義天寶二載詔減用犢之數配帝無犢大歷六年詔方邱減用少牢開寶通禮曰聖朝除祀天地之外大牢合用牛者皆以羊代之竊以感生帝神州地祇歷代崇奉爲天地大祀今以宣祖太宗配侑雖是有司攝事謂宜俱用犢而去羊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乙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疏曰求子口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今祠禖用犢而羊豕各一謂宜改犢爲角握牛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白虎通曰人非土不生

非穀不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大社爲天下報功後漢置社稷太牢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唐禮社用太牢大麻中減用少牢正元五年包佶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太牢今自太社太稷下至郡縣社稷皆用少牢而祭殊不應禮夫爲一郡邑報功者當用少牢爲天下報功者當用太牢所有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謂宜於羊豕之外加以角握牛二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南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

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兆司中司命司禄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其星位仍以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禄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為一壇同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則為四壇同壝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又言古者享司寒唯以藏冰啟冰之日熙寧祀儀蓋冬選吉日祭司寒宜罷其季冬藏冰則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羊穀用秬黍仲春開冰但用羔而已開冰將以御至尊當有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緣非禮之物不當設於神座當以孔穎達所說出冰之時置此方矢於凌室之户從之　又言本朝郊廟祭器陳設既已無法至臨祭之旦實籩豆簠簋者皆賤有司紛然雜

亂非復禮制其三牲之俎獨以司徒一官奉之而不徹其簠簋籩豆之薦皆不屬大宗伯而又不徹伏請祭前一日司尊彝以監察祭器宮充帥其屬以法陳祭器於堂東陳設之法具別圖上儀射禮部尚書視滌濯告潔祭之旦光祿卿率其屬取籩豆簠簋實之既實反其位及薦腥之初禮部尚書率其屬薦籩豆簠簋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薦三牲之腥俎又薦熟俎禮畢禮部尚書徹籩豆戶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徹三牲之俎皆有司受之以出

又言國朝郊廟明堂禮以郊社令設玉幣太祝取玉幣以授門下侍郎進皇帝門下侍郎取爵進皇帝吏爵皆未合禮伏請郊廟明堂吏部尚書一員奉爵以次從皇帝

至神坐前左僕射闕即右僕射以玉幣進皇帝奠於地及
酌尚書左丞闕即右丞以爵授僕射進爵皇帝酌獻訖侍
郎受幣受爵以贊飲福及焚外宗廟仍尚書設玉几又言
國朝親祠太廟門下侍郎取瓚於篚進皇帝侍中酌鬯進
贊皇帝祼地置瓚皆未合禮伏請親祠太廟命禮部尚書
一員奉瓚臨鬯禮部侍郎奉盤以次進皇帝酌鬯祼地訖
侍郎受瓚并盤退　又言國朝南郊太廟儀注雖有太常
卿宗正省牲之文實未嘗行至於明堂又無省牲之官惟
太祝巡牲而已其省鑊則以光祿卿而又未嘗視腥熟伏
請祭前一日禮部尚書禮部侍郎省牲光祿卿奉牲告充
告備禮部尚書省鑊祭之日禮部侍郎視腥熟之節並從

之　丁卯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荀子禮論曰饗尚元尊而用醴酒薦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故古者祭祀并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所以貴本而親用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腥其俎孰其肴鄭氏謂此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俎豆鉶羹鄭氏謂此薦今世之食也自西漢以來園寢上食而唐天寶五年始詔享太廟每室更加常食一牙盤因與三代籩豆簠簋並薦雖亦貴本親用之意然而韋彤裴堪等議以為宴私之饌可薦寢宮而不可濟於大饗臣等考之享大饗宜自古制其牙盤上食請罷從之　又言季春巳饗先蠶氏李林甫法月令以先蠶

爲天駟誤按先蠶之義與先農先炊一也當是始蠶之人故開元禮享爲瘞埳於壇之壬地禮義曰今禮饗先蠶無燔柴之儀明不祀天駟星也今饗先蠶具壇在東郊熙寧祀儀又有燎壇則是沿襲唐月令以先蠶爲天駟誤也周禮后蠶於北郊以純陰爲尊伏請就北郊爲壇以饗始蠶之人仍依開元禮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其餘自如故事從之　又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令衮冕服大裘冕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衮冕朱絲組帶爲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爲元冕用纓不赤而微黑者爲之又別圖上㦸制從之　辛未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半祭月半有祭者非

古禮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又曰遠廟爲祧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又曰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而左傳亦曰閏曰不告朔猶朝於廟此所謂月祭也至於儀禮月半奠大夫以上則有之此所謂非古禮也然而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享嘗者何也曰仁之行有親疏禮之施有隆殺其義然也其止享而不與于烝則又加殺矣自秦漢以來始建陵寢而朔望上食已非古禮唐天寶末因而舉行於太廟非禮甚矣本朝緣唐故未暇釐正伏請翼祖宣祖時享止於秋嘗僖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仍行朔祭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若不親祠則以太常卿攝

事牲用羊禮正義曰按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又具月半上食乃宗正丞行事伏請罷之詔祧祭候廟制成日取旨八廟並月祭用牲餘依奏　又言謹按禮記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傳曰春祀司命秋祠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俎也又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玄冕注謂羣小祀宮中七祀之屬又禮記特牲曰一獻熟注謂若

宮中羣小神七祀之等又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此所祀之服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自周禮廢漢興始祭族人炊於宮中而謂之竈又南山巫祀南山秦中而謂之厲唐祭七祀於太廟今布席於庭西門之內以至近世禘祫而偏祭之其四時分祭又隨時享以廟卿行禮而服七旒冕分太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臣等量今之宜參用古義伏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制脾於俎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制肺於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制心於俎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制肝於俎立冬祭司命及國行於廟門外之西制腎於俎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祭有司

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獎其親祠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甲戌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謹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朝享說者以爲禘祫也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詩周頌雝禘太祖也商頌長發大禘也周無四時之禘則雝序以爲禘太祖也商有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

祖之所自出爲大矣由是而言禘者宗廟追崇遠祖之祭唯王者得行之主者至尊享及七世推親而及祖推祖而以及始祖四時各於其廟而祭之於是有祠礿嘗烝焉既有祠礿嘗烝矣而毁廟之主不及猶以爲未也緣生有合族綴食之恩乃於始祖之廟合毁廟親廟之主而祭之於是有祫焉既祫矣而遠祖不及猶以爲未也又推而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是有禘也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而不爲禘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湯高湯高湯世系出自黄帝則虞夏禘黄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禘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文王亦出自嚳於周人禘嚳以

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自漢魏以來世系不明傳襲莫紀皆以口口口晉南北幅裂百宗蕩析士去坟墓降及隋唐譜錄都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姓氏所起譊無足考則後世禘祖之所自出有不得而行焉漢自太上皇以前無聞故高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處士君而上亦無聞故明帝太和中上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已晉自征西將軍而上系序不著故武帝事三昭三穆六世而已然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而魏不禘漢相國曹參司馬氏出於程伯休父而晉不禘司馬卬宋出於楚元王交齊

出於漢相國蕭何陳出於漢太邱長陳實隋出於漢太尉楊震皆不禘以為祖之所自出者良以譜諜不明故也唐之黎幹言禘非祭天作十詰十難以明之且曰虞夏商周以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以還千餘歲其禮遂闕恭惟藝祖受命初有天下踵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雖禘祫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說者莫甚焉臣等輒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謂當闕之必也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裁擇從之　又言親祠儀注皇帝

至罍洗侍中跪取匜沃水又侍中跪盥承水皇帝搢圭盥手門下侍郎跪取巾於篚以進按周禮小臣上士四人大祭祀沃王盥御僕下士有二人大祭祀相盥而登鄭氏注云相盥謂奉盤授巾也今侍中門下侍郎皆執政官使之沃盥相盥皆非是伏請親祠以御藥院內臣一員沃盥一員授巾從之　乙亥詳定禮文所言冬祀昊天與黑帝請皆服大裘被以衮其餘非冬祀昊天及夏至祭地則皆服衮從之　十一月己丑增製五輅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從詳定禮文所奏也　又言臣等看詳周禮巾車天子五輅曰玉輅曰金輅曰象輅曰革輅曰木輅皆載旂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

載戟常崇於殳四赤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戟矛皆插車
騎謂之兵車至戰國之間左爲上故增插四戟謂之闟戟
則知德車武車固異用矣漢鹵簿前驅有鳳凰闟戟猶未
施於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黻繡
之衣益爲亂禮後周司輅左建旂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
以黻惟天子之輅建馬滋爲謬誤伏請五輅除去闟戟以
應道德之稱而建太常於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已具
奏聞訖　又言看詳法駕之行所與共輿者以承清問古
者天子居左僕居中央參乘居右僕必授綏以備驚奔則
謹之至也周官有大僕戎僕道僕齊僕以御車而孔子曰吾
執御矣至禮參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車則有齊右道右武

車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爲之國朝之制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伏請親祠乘輅除舊已有太僕外仍增近臣一員參乘立車右又言謹按周禮巾車之職一曰玉輅建太常有二斿以祀又云馭玉輅以祀及犯軷遂驅之此祀則乘玉輅也又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周禮齊僕馭金輅齊右充金輅之右此齊則乘金輅也齊祀之車異用而不相因禮之明證也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於禮非是伏請致齋文德殿翌日進金輅至太廟齋宿翌日行禮畢進玉輅赴南郊

五年四月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元年正月十三日有旨討

論三年閏九月二十五日初有旨編類　癸酉詳定禮文所言太廟每室豉豆籩十二簠承唐顯慶舊制情文不稱乞從典禮籩豆各用二十有六詔候廟制成日取旨

禮文第十一卷豆籩俎簠鼎鉶之實并禮料改更事件有十二項此但第一項爾亦無月日及取旨等詔不知實錄何據當考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小宗伯禱祀肄儀為位後漢肄司徒府不於祠所所以遠慢戒瀆本朝親祠南郊習儀於壇所明堂於大慶殿皆近於瀆伏請南郊習儀於青城明堂習儀於尚書省以遠神爲恭從之　六年正月癸未詳定禮文所言祭之有蜡所以報萬物之成功然載

之豈荒有異四方之順成不等則報功之禮亦不得一故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伏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農關有不順成之方口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從之　二月癸酉太常寺言郊廟用樂二十虡若遇雨雪則寢以幕臨祭恐不能應辨自今如望祭即設於殿庭　監察御史王柏言祭祀牢禮之具皆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蒞失事神之敬伏請大祠皆輪光祿卿少卿朔祭及中祠輪丞主簿監視並從之　甲戌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春秋仲月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九宮貴神功佐上帝德庇下民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

爲比伏請依熙寧祀儀爲大祀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開寶通禮書御名不稱臣又兩師先農皆中祠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小祠共一少牢今貴神九位異壇別祀尊爲大祠共用二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比之小祠有所弗及謂宜用九少牢庶有情文相副從之　三月辛巳禮部奏有司攝事祀昊天伏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之舞亞終獻曰神娛錫羨之舞初獻曰孝熙昭德之舞亞終獻曰禮洽儲祥之舞從之　庚子詔加上仁宗英宗尊謚至十六字於大禮前擇日行之　詳定禮文所言儀禮曰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而食合巹而飲終則同穴祭則同几明夫婦一體未有異廟者也惟周以姜嫄爲禖神而帝嚳不一廟

又不可下入于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閟宮周禮謂之先妣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爲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後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顯乃祭之別廟不得伸同几之義則非禮之意夫婦天地之大義一體而胖合故聖王重嫡所以重宗廟非始微終顯前娶後繼所當異也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宣皇后則太祖之繼后當時議者或以其未嘗正位中宮而不許其配或以其繼而不許其配若以爲未嘗正位中宮則懿德皇后配太宗矣若以爲繼則孝明皇后配太祖矣而有司因循不究其失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伏

請升祔太廟以時配享詔恭依　五月乙卯禮部言經有大裘而無其製近世所爲惟梁隋唐爲可者請緣隋制以黑羔皮爲裘黑繒爲領袖及裏緣袂可運肘長可蔽膝謹按皇侃說祭服之下袍繭袍繭之下中衣朝裼衣之下有羔裘羔裘之下衣之然則令之親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之廣狹衣之長短皆當如裘伏乞改制從之　甲申禮部狀太常寺修定郊禮之歲夏至皇帝親祭皇地祇於北郊方丘及上公攝事儀詔依親祠北郊儀盡如南郊其上公攝事惟改樂舞名及不備官其俎豆樂懸圭幣之數史官奉祝冊如親祠　閏六月乙酉太常博士王古言竊見修定升祔儀注內有四后更不造冊臣愚以爲朝廷苟

欲姑狥禮官之議今不用冊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異於常享庶幾上副陛下致嚴宗廟之意詔下太常寺詳議太常寺言欲比景靈宮安奉神御禮例遣重臣行事比親祠太廟用竹冊宗室遙郡刺史進冊史官讀冊差親王使相以下爲三獻配享功臣七祀仍乞陪祠宗室係正任以上並立班其告遷神御每位用細仗二百人詔升祔四后用緣殿告遷差宗室行禮并西櫺星門外亦用儀物稱事陳列從之　七月丁未詔以十月丙午有事於南郊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於太祖太宗真宗廟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爲次　庚申禮部

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壇制方卯三成級高四尺本部常看
詳以爲壇制既爲方卯難設八陛欲乞別選擇澤中之卯
以爲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卯壇制度當
不經見周禮以黄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
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說不肯變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以方
卯且在澤中乃是經據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
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與方壇於禮爲宜又其崇六
尺去地未遠且有親地之意乞送別司再定詔壇高一丈
二尺設四陛餘依所請　八月庚子詔南郊式有皇帝稱
臣遣使所遣官不稱臣自今依舊稱臣舊儀皇帝稱臣遣
官亦稱臣熙寧五年沈括上南郊式以爲祓遣官亦稱臣

不應禮改之至是復舊　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實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内以醖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寬而浮蛾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垮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醅芽置甕其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醖色變欽亦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醖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

𥁕齊醍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醞酒者皆冬醖夏成蓋清酒也此皆謂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況酌以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且甚易蓋醖酒料次不一其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供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令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　乙酉南郊禮儀使言將來南郊行禮當差行事官詔更不用式差攝止以見

任兩省御史并六曹侍郎侍制以上仍不限員數今後準此其儀仗內六引開封牧令闕差知府知縣太常卿闕差侍郎其僚佐即以條差官　辛卯禮部言親祠儀注南郊則先奏樂六變升煙以降神然後皇帝升壇奠鎮圭玉幣以禮神太廟則皇帝先詣逐室奠鎮圭祼鬯於地奠幣訖退復位然後作樂九變以降神伏緣祭祀必先求神而後禮神今儀注奠圭幣二事俱在未作樂之前且祼求諸陰樂求諸陽二者主於求神移祼作樂之前可也圭幣則降神之後禮神者也神未降而先禮焉不近經意乞止依舊儀先奏樂然後詣逐室祼鬯奠圭幣或必欲先祼以合周人先求諸陰之意也即乞晨祼之時先搢大圭祼鬯復位

作樂饋食畢再搢大圭執鎮圭奠於繅藉次奠幣庶禮神並在降神之後又於儀注別無所增從之　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始罷合祭也　七年六月甲戌禮部言親祠儀注享太廟祀圜丘皇帝並服靴袍至大次伏緣車駕自大慶殿赴景靈宮太廟翌日赴南郊並服通天冠絳紗袍且祀以進爲文宜有隆而無殺前一日既盛服以赴祠所及行事之旦所謂三日齋一日用之者也乃服袍靴至大次未協禮意謹按郊特牲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謂小宗伯告時告備也說禮者以爲通天冠猶古之皮弁則通天冠者齋服也今禮部奏中嚴外辦所謂告時備者也伏請太廟圜丘祭日之旦自齋殿赴大次服通天

冠絳紗袍從之　乙酉禮部言親祠祝䇿文云謹以犧牲粢盛嘉薦庶物恭薦歲事宜並準曲禮備舉牲幣粢盛之號又五福十太一祝版青詞稱嗣天子臣某蓋用覲晉之制本朝儀注祝儀於上帝五帝日月皆稱臣至於五福太一與九宮貴神皆天官也近制亦稱臣檢會九宮貴神祝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又請以神農祝文云以后稷配於后稷云配食於神高禖以伏犧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伏請改云配食於神並從之　八月己丑禮部言社稷之祭瘞玉而無禮神之玉開元禮奠太社太稷其玉以

兩圭有邸之下有司造兩圭有邸二以爲社稷禮神之器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

神宗皇帝

定樂器

元豐三年五月戊辰詔秘書監致仕劉幾乘驛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幾前知保州年六十一遂致仕今十二年矣幾嘗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遂變猶昔之衣冠使今人被之乃所不稱儒者泥古詳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知輕重清濁之用故求於器雖合諧於聲則不能入徒紛紛也嘗遊佛寺聞鐘聲噍而悲不利主者至夕主僧斃而保州聞角聲曰宮微而商離守臣憂之以秋爲應至則而幾疾其洞曉如此然所學多雜鄭衛　六月

庚子王朴言近詔秘書監劉幾議樂伏見禮部侍郎范鎮
嘗論辨雅樂乞召鎮與幾參考得失從之　壬子命知禮
院秘書丞楊傑赴詳定禮文局同議大樂從秘書監致仕
劉幾請也　己未秘書監致仕劉幾言祀明堂樂章字與
樂曲聲數多少不同殊失虞書歌永言之法乞遵用御撰
樂章委本局依律呂七均之法隨樂章字數審定聲音以
一聲歌一言八音隨之又古編鍾磬具歌皆十六蓋十二
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四清聲也今聖朝大樂舊
鍾磬皆十六自李照議樂以來不復考擊全失古法況周
禮鄭氏注編磬盡具十六之數李照不曉四清聲助成四
律宣導陰陽之和今若不用即惜唱和之理乞依古法具

四清聲詔禮院按試後如幾所議　八月乙巳同知禮院
楊傑言先於去年八月上大樂十二均圖未蒙付外施行
又言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調
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
隆大失之則宏匏聲叢集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
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使律呂
皆以人聲為度以一聲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伏
請節制煩聲聲歌一言遵用永言之法又言虞書曰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蓋以簫為主也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
聲蓋以磬為依也數有十六示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為
衆樂之本又倍之為十六矣且十二者律之本數也四者

律之應聲也本聲重大應聲輕清本聲爲君父應聲爲臣子故其四聲或曰清聲是有本而無應有唱而無和八音何從而諧耶今巢笙和笙其管皆十有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律呂之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協又言今大樂之作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鍾特磬編鍾編磬連擊三聲於衆樂中聲最煩請鎛鍾特磬編鍾編磬並依衆器節奏不可連擊又言本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無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所向宜北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宜向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湘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差

失所向又文舞容節殊無法度乞定二舞容節及改所向以稱成功盛德又言今雅樂古器非不存太常律呂非不備而學士大夫置而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如之何不使鄭衛之雜也詔送議樂劉幾等幾等言傑所請皆可施行詔從之

樂志載傑所言七失甚詳今但從寔錄

戊申劉幾等言太常大樂鐘磬凡三等王朴樂一也李照樂二也胡瑗阮逸樂三也王朴之樂其聲大高此太祖皇帝所嘗言不俟論而後明仁宗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黃鐘之聲是時人習舊聽疑其太重李照之樂由是不用至皇祐中胡瑗阮逸再定大樂比王朴樂微下

而聲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識其聲奔㪚因亦不用於是鄧
廟依舊用王朴樂樂工等自陳若用王朴樂鐘磬即清聲
難依如改製下律鐘磬清聲乃可用蓋驗王朴鐘磬太高
難盡用矣欲請下王朴樂二律以定中和之聲就太常鐘
磬擇其可用者其不可修者別製從之

樂志甚詳今止從實錄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鐘磬令修大樂所已集工匠
備爐炭恐即銷變磨鑢況大樂法度之器其度量聲律抄
忽精微以修之後或陛下躬臨案聽萬一如有未協即更
無舊器考驗詔許借王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毀磨鑢初
劉幾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聲可

校後執政至太常寺案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敵者一懸樂工皆不平夜易之而傑弗知明日執政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音韻更佳傑大慙沮　九月乙酉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勑奬諭初召對爲上言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幾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謝曰此劉幾樂也臣何與焉　五年正月丁未太常寺言開封人葉防言太常寺大樂鼓吹兩局樂舞節奏不應古法送前同議樂楊傑看詳傑言防所言二事可行其言金奏不用晉鼓節於經有據又言簨簴之制不合經禮乞

因大禮雅飾更詳考改正從之以葉防爲樂正　十二月
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
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
十二鎛一尺一斛一礬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
巢笙和笙各二枚景祐中李照所定入下一律有奇并書
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如樂法有可行事件令尚書禮部
太常寺參定以聞仍令尚書侍郎學士兩省御史臺館職
秘書省官赴太常寺觀聽翌日賜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
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存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
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宜
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

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閲箕簧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又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

定朝會儀注

元豐元年十一月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館修撰修國史宋敏求權御史中丞蔡確西上閤門使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權同判太常寺李清臣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先是令敏求同閤門御史臺看詳上批

以逐處官多議論難一恐曠日引久不能畢宜於御史臺閤門太常禮院各差一員與敏求詳定故也　二年四月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元會受朝執鎮圭非是伏請不執上壽準此　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　又言御殿當設斧扆仍闢大慶殿門皇帝即御座禮官等引中書門下親王使相樞密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劍不脫舄並從之　五月己巳詳定正旦御殿儀注司言正旦御殿合用黃麾仗按唐開元禮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

受羣臣上尊號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令御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定從之　七月戊寅詳定朝廟儀注所言太常樂節樂器弃文武二舞未應典禮伏請皇帝舉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閒歌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奏瑞禾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別定二舞制度文舞所執翟羽依聶崇義圖以翟羽爲之舊揹疊雉尾插於髹漆之柄其狀如帚者廢勿用武舞當左執干右執戈舊承誤執玉戚非是又言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

西各設三案一和人請將作樂時先擊鞞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又請去樂懸内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又請宮懸内設鞉以爲樂節仍并乞付有司講習參訂可否詔下太常寺以爲可行乃從之又朝會之禮本起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箏筑等器亦乞如舊詔並如舊　五年十二月丁巳詔六年正旦御殿用新樂　己巳詔正旦朝會日引駕殿前左右班及人員俟至殿閤及即分立於殿東西挾行門立於龍墀東西勾欄内起居郎舍人左右巡使並就木位拜其起居郎舍人朔日視朝拜亦準此　六年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先是上以朝會儀物弊當改爲詔閤門御史臺詳定朝會儀更造仗衛輿輅冠服至是

始陳於殿既而儀鸞司夜半徹覆蛤幕屋屋壞毁新玉輅
上不懌久之乃詔儀鸞司監官衛替繫大理寺問罪并案
太僕寺殿宿官

改官制

元豐三年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封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
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
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事中
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秘書監爲中大夫光
祿卿至少府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大夫
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

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爲宣義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侍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爲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者依今新定官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

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
繫大物御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
食邑及萬戶並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詔臣僚加恩並依
舊勳已至上柱國即併加食邑實封給諫待制許加實封
省副知雜許併加勳勳已至上柱國食邑自今當加減數
令中書本房立法本房尋奏自來大禮加功臣階勳食邑
實封凡五等今已罷功臣在元豐元年十一月事見政迹
及以階易官即至有勳及食邑實封凡三等勳上柱國而
食邑依舊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戶實封自一
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戶仍乞各於舊條官序上遞減一等
加之如食邑合加千戶上加七百戶之類其實封亦以此

爲率即食實封一百戶并初封食邑三百戶仍不減欲乞
先行下候成書日別刪定從之　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
依舊除授外餘並罷　十月丁卯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
官有授光祿鴻臚少卿者改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
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
少卿者改賜譯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
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
餘依舊　十二月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祿官除
大兩省待制以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
勘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爲始自
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爲朝議大夫諸卿監爲中散大夫秘

書監爲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爲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爲太中大夫兩制磨勘者舊不轉卿監郎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爲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須候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舊制　四年八月壬戌朝散郎直龍圖閣曾肇言伏覩修定官制即百官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同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敘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

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授諸此有當聲於官有
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吏制之前習勒已
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爲六官之
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之
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之事者使之區處
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
之煩簡使尚書審決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
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
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
司所隷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
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

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倚行舉明鉤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援諸此有當警於官當布於衆者皆前事之則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具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勲考功當隸之者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出令之日閲而後辨推而後通也試即吏部而言之體當如此其於百工庶職槩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長慮竊以謂無易此也夫然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

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彝倫庶政推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詔送詳定官制所　十月庚辰詔自今除授職事官並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詔三省印用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之印

十一月丁亥詔令少府監鑄省臺寺監印記凡六十三

五年二月癸丑朔詔中書省面奏宣旨事別以黃紙書中書令侍郎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畫黃授批降若覆請得旨及入熟狀得畫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省為錄黃樞密院準此惟以白紙錄送面得旨

者爲錄白批奏得畫者爲畫旨門下省被受錄黃畫黃錄白畫旨留爲底詳駁無舛繳奏得畫以黃紙書侍中侍郎給事中省審讀訖錄送尚書省施行三省被受勑旨及內降實封文書並注籍門下中書省執政官兼領尚書省先赴本省視事退赴尚書省申明及條法並送尚書省議定上中書省半年一進頒下應速者先行應功賞並送所屬無定法者送司勳柜密院軍功不在此限文武官三省柜密院各置具員中書省非本省事舍人不書吏部儀注過門下省並侍中侍郎引驗訖奏候降送尚書省若老疾不任事及於法有違者退送改注仍於奉鈔內貼事因進入六曹諸司官非議事不詣都省及過別曹應立法事本曹

議定關刑部覆定干酹賞者送司勲如無異議還送本曹
赴都省議體大者集議議定上中書省樞密院事上本院
吏部差注官團甲申都省上門下省有違法者退吏部以
事因帖奏請稱奏者有法式上門下省無法式上中書省
有別條者依本法違防禁軍事並上樞密院應分六曹寺
監者爲格候正官名日施行
舊紀書釐正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職事新紀書循三
省六曹條例
四月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
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百官見執政三
省給事中舍人侍郎以上省寺監長官及待制横行以上

詣府餘官並詣三省樞密院聚廳處　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舊紀係之癸酉新紀於五月一日乃書行官制

太中大夫知定州章惇守門下侍郎太中大中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翰林學士朝奉郎王安禮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先是宗孟詳定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句事頗肆橫背制同列宗孟於上前疏其奸上察其不阿故與安禮俱蒙大用翰林學士李清臣試吏部尚書尋詔清臣遷朝奉大夫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通直郎館閣校勘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試右司員外郎於是開天

章閣初用官制除拜詔實及應從輔臣執筆入記聖語面
授以左右司仍使自書時論榮之
新舊紀既書王安禮等執政已乃書省臺寺監以次除
授
詔自今吏不除館職見帶館職人依舊如除職事官校理
以上轉一官校勘減磨勘三年校書減二年並罷所帶職
三省上擬定百官番宿制門下省給事中左諫議大夫
左司諫左正言起居郎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
正言起居舍人尚書省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給事中中
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尚書侍郎以上並免宿尚書都省及
六曹一員遞宿省寺監長二五日點一宿餘官番直　詳

定官制所言唐制內外職事有品者給告身其州鎮辟置
條佐止給使牒本朝亦以品官給告身其無品及一時差
遣不以職任輕重皆中書門下結黃牒樞密院降宣今若
盡如唐制例給告身則職卑而事微恐不勝盡給也今擬
階官職事官選人凡入品者皆給告身其無品者若被勑
除授則給中書黃牒吏部奏授則給門下黃牒樞密院差
則仍舊降宣於事簡便從之　戊寅詔六曹尚書依翰林
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
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正官日不帶行
　賜服佩魚當考
五月癸未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並用劄子手詔朝廷

議吏官制本欲覈正吏治非徒膠古希奇而已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須行尚失條理若口口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啟侮四方貽譏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究心具詳定官恐須益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頃所論體統令以此意著爲式令蓋上嘗論蘓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悉分爲六曹體統如一令先自京師始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 乙酉給事中舒亶言舊制應差除及更改事件到封駁司限當日抄錄關報御史臺諫院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爲封駁房如今依舊關報御史臺諫院不知以何官司爲名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詔更不關報 己丑

王珪言故事中書進熟進草惟執政書押今官制門下省
給事中獨許書畫黄而不得書草舒亶疑之因以爲請上
曰造令行令職令宜别給事中不當書草著爲令　三省
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書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
監職事或分屬諸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
曹隨事統屬著爲令　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内外
小大諸事及創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滯比
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衆皆有不辨事之憂未知留滯處
所可速根研裁議早令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遣發可也
於是三省言尚書省六曹如吏部尚書左右選舊係審官
東西院流内銓三班院戶部左右曹係三司司農寺舊申

中書省令合申都省其應奏及本部可即施行者並如舊內外諸司皆準此可申明行下上以命令稽緩詔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應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遂止

此據蔡惇官制舊典附申稟留滯下

詔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入內內侍省於三省用申伏尚書六曹用牒不隸御史臺六察如有違慢許言事御史彈奏其尚書六曹分隸六察　乙未詔三省樞密院自今應入進文字自來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　又詔直翰林醫官院至祗候依舊更不改換其見帶太僕丞至化外主簿並罷仍令後更不除授令詳定官制所立法以聞

先是官制所定到改醫官院爲翰林院惟使副尚樂奉御依舊外直院而下隸太醫局令復如故 己亥詔翰林學士兩省官見執政官議事並繫鞋六曹尚書以下見執政官並執笏 六月乙卯詔自今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合體統也

已上據墨本已下據朱本

初上欲做唐六典修改官制王珪蔡確力贊之官制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復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盡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爲然已而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俟累月珪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尚書省官及諸道帥臣許同議上許之三省並建改事事目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皆以黄牒付外衆以爲當然王安禮初

不與官制事乃為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經歷異耳今也別而為三則本末不相見是何異秦齊二王教敕雜行安所適從臣以謂事無巨細宜於中書奉於門下至尚書行之則盡善矣詔從之蔡確既為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官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而為輕重是法由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為宰相豈以材術卓異有絕人者邪亦序次遷陟適在此位耶上曰適在此位又曰因適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如此

前事並據田畫行狀附此更須考詳

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門下中書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為令　詳定官制所言定到制授勑授奏授告身式從之翌日詔官告及奏鈔體式令官制所取房元齡官告看詳改定以聞　詔翰林醫官院改為翰林醫官局使副已下如舊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　又詔六曹申尚書省送中書及過門下省文字皆隨事立日限即尚書省事應取旨者皆日具件數錄目尾結

己巳詔尚書侍郎奏事郎中員外郎看次隨上殿不得獨留身侍郎以下仍不得獨乞上殿其侍郎左右選奏事

非尚書通領者聽侍郎上殿以郎官自隨秘書殿中省官寺監長官視尚書二丞以下視侍郎六曹於都省稟事亦準此侍郎以下仍日過尚書廳議事乙亥給事中陸佃言三省樞密院文字已讀訖皆再送令封駁應成重複上批可勘會差柰重複進呈乃詔罷封駁房先是故以詔旨皆付銀臺司封駁官制既行猶循舊至是始罷之丁丑通直郎監察御史豐稷爲著作佐郎先是稷言閩吳安特除太府少卿按安持以宰相子請囑檢正官劉奉世庇相州失入馮言死罪公事坐此追官方令官制初行章惇以門口爲門下侍郎王安禮以檢德守尚書右丞以至六行尚書列曹侍郎諸司郎官寺監丞主簿其間或以不實黜降

武以贓私坐廢朝廷不應輕法守畧清議致謫籍之徒首與褒選爲世肇新之官府爲罪人之淵藪如李士京韓縝之嬖人韓宗文組之屬子爲大理寺左右推主簿鍾峻王安禮之佞人爲將作少監減罷知禮院葉祖洽司農寺軍器都水監主簿頓起等至今未有差遣緻材識卑凡豈不優於宗文之徒與夫鍾峻之傾險側媚有間矣去取如此名實何考清明之朝不可不察其職事官所犯罪欲望令中書省條具事稍重者先放罷故有是命　詳定官制所言御輦院乞依舊隸太僕寺其輿輦及應供奉事隸殿中省牛羊司隸光祿寺其養牛乳牛兵匠入牛羊司從之惟御輦院不隸省寺　七月壬午尚書奏自五月一日奉行

官制推原法意每事講求緣其端本增立支節纖悉備具即施用者明奉行以來於今踰月凡續降指揮申明條制雖未周詳謹備大略竊慮董正之初在所考察令繕寫爲二冊乞賜覆覈　丁亥詔詳經潤文使同詳經潤文並罷自令令吏部尚書領之罷譯經使司印　八月癸丑詔三省樞密院秘書殿中內侍入內內侍省聽御史長官若言事御史彈糾先是置監察遍所隸察省曹寺監而三省至內侍省無所隸故以長官言事御史察之　十月甲子詳定官制所言準尚書省劄子官制所定雜事奏鈔奏有司事舊令式並尚書省左右僕射與左右丞簽書蓋以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閱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司之成務

付之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衆分六曹以治之都省以總之六察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省在所糾都省失糾則六察在所彈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於理爲當其房元齡等告身四道内三卷勑授制授不書尚書都省官内一卷奏鈔並著尚書都省官而不書名按勑授制授則尚書省有不書者唐告體制不一至於奏授則尚書省具奏鈔上未有不具尚書都省官者然於告身有不書名者蓋告身翻錄奏鈔其鈔已付吏部翻錄爲告故或不書今奏鈔已書名即告身止令代從之　十二月官制所修六曹勑令安燾等同詳定　己未詔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李清臣

通議大夫守侍郎翰頒奉議郎試中書舍人蔡卞通直郎
試起居郎蔡京各遷一官樞密都承旨客省使舒州團練
使張誠一領秀州防禦使故起居郎畢仲衍賜絹百匹檢
討詳定官一年以上減一年磨勘三年以下減二年離局
第減一年並以官制成推恩也　六年二月癸酉三省言
國子監公試所策問諸司之務寺監有所不究寺監之職
六曹有所不察六曹之政都省有所不悉任其責者殆未
足以盡小大相維上下相制之道焉豈制而用之者法未
足與守推而行之者人未足與明歟欲度今之宜循古之
舊而盡由其長則事之衆多且將有迂滯之患也諸生以
為如之何則可策題乃起居郎蔡京擬詔京具所問事理

當如何救正其所取諸生如何者爲上等京言朝廷之有百職百職之有佐屬猶心之運臂臂之使指蓋臂之作止不期運也而應之於心指之屈伸不期使也而聽之於臂何則其血脉各相倚屬而通達洞貫故也今設官分職有相隸之名而未有相任之責有相臨之勢而未有相糾之法此臣之所以疑也惟不相察不相任夫人得以相倚則小吏猶豫而不敢行大吏依違而不肯事至而莫主决則必有受其弊者矣苟任其責則長貳佐屬同利共憂若手足相營也事之不舉者寡矣一曰今御史固察事矣臣曰不然夫官府之治有正而治之者有旁而治之者有統而治之者有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則其爲法當

詳御史非其長也而以察為官旁而治之者也則其法當略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則其為法當考其成然則長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歲庶乎其可也故策之於諸生而諸生皆未能有至當之論其上等者多以經義為主至於對問之言或取其文詞而已

未本以為施行削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